

全球化·移民·故乡

——中德纪录片展映暨论坛^①述评

余 权

在以影像为主的艺术门类中,纪录片当仁不让地成为关照人类、社会问题的主要阵地。本次论坛中参展的德国纪录片,都表达出在“全球化”语境下所出现的冲突、矛盾和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一是对移民的关注,表达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在全球化过程中梦想与现实的矛盾;二是传达了参与全球化的双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陷入的矛盾并由此产生的焦虑。参展影片也不停地告诉我们,“全球化”在越来越间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加深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鸿沟,这也同时在提醒我们,从人本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是我们对当下现象的一种“迷思”。

“在德国外交政策原则中,对外文化关系与文化合作被作为外交的第三个支柱。政府从教育、文化、艺术、科学间的合作到国家与民族间的对话、交流,可以说是从全方位促进德国的对外文化关系。”^②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自建立以来,便将纪录片作为工作重点之一。本次中德纪录片论坛,旨在促进中德间的文化领域对话;同时,将“全球化·移民·故乡”作为论坛的主题,显然是对时下“全球化”大语境的关注,并且,体现出全球性的视野和强烈的问题意识与人文关怀。

用纪录片来反映问题,体现着艺术工作者自觉的现实关照。现今,“全球化”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它既表明人类社会今天的状态,也预示着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各国日益增多的交流、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也不得不面临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人类境遇的改变,例如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移民与家园(故乡)的问题。为了生存,人们开始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这在整体上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全球化”不仅仅作为一种状态而存在,它已经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人们关于精神家园的寻找。“全球化和移民是中德两国存在的共同现象,而中德两国的纪录片电影恰巧对这些话题作了很好的阐释。”^③本次由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主办的“中德纪录片展映暨论坛”,从“全球化”、“移民”、“故乡”三个角度选题,将中德两国相关且优秀的纪录片纳入其中(见附表)。

然而,究其本质,全球化首先是资本扩张的产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对资本必将导致全球化态势作了极为细致的说明。“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④一百多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这段预言的正确性,资产阶级能做到这一点,核心因素是资本规律的驱动。“创造世界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⑤。正是资本把世界各地有机联系起来,没有资本,一切都会因此而支离破碎。所以,只有从资本的本质出发,才能理解现实的全球化运动。

“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过程中,资本始终具有自由化发展的强烈冲动,这种冲动总是驱使资本不断打破原有的各种壁垒向外扩张,到处流动、到处落户、到处追逐超额利润。”^⑥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只有坚持这样的前提下来看待全球化,才可能展

开中肯而深刻的思考。

当然,从发展中国家角度来看全球化,既已非常熟悉,也是一个很难得的角度,这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借鉴和体验。并且,身处其中的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感受机会。而且,相关的感受和影像表达也在本次入选的一些中国纪录片中得到反映。例如《伞》^⑦,在中国现代化的背景下,在城市和农村的差距日益加剧的当下,影片通过对工厂工人、商人、大学生、士兵和农民等五个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的影像纪录,表现了农村青年向城市移民的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类似的有关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矛盾问题也反映在其它展映的中国纪录电影中(如:施秋荣《枪魂》、张智伦《新疆!新疆!》、陈晓卿《远在北京的家》)。与中国纪录电影相似,德国导演也试图在全球化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用影像来纪录和思考现实(他们对于“全球化”的关注比我们更早、更自觉)。出于本次影展的主办方是德国,出于篇幅的考虑,也出于德国导演在电影中所表现出来的欧洲(发达国家)的思考立场(这会与中国纪录片提出的问题有不同的地方),本文主要从德国纪录电影中所反映出来的内容来阐述全球化语境下所产生的问题,这样,也有助于我们获取一个更新更集中的视角。并且,在对其进行分析和概述的时候,我们对影展活动的三个单元作总体的观照。

总体来讲,本次展映的纪录片,都可以纳入到“全球化”的语境下来考察,尽管有些影片并不是在这样意识的指导下来拍摄的。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全球化主导力量之一的德国,在电影中所表现出来的主题,不是高高在上的傲慢与优越感的坚持,相反,导演通过电影所表现的,是对国家、民族乃至个人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遭遇的挑战和深刻的危机意识。其间,影片深刻的人文关怀让观众印象深刻。下面,从两个方面来阐释德国影片所传达出来的人文关怀和全球化立场。

一、移民与家:寻找物质与精神的美好家园。

移民与资本密切联系。资本的转移带动了人的转移,人的转移是为了寻求更高层面的物质生活。例如《和宜家一起来到莫斯科》,曼努艾拉和乌尔夫是宜家驻莫斯科的两名员工,曼努艾拉来自德国东部地区,而乌尔夫来自西部地区,他们相识在德国柏林,却随着宜家资本的外迁而来到莫斯科;本也从喀麦隆来到德国,家人希望他能因此改变家族的命运,本也希望自己能在欧洲实现自己的梦想(《富兄弟》);毛里塔尼亚的努哈迪布(Nouhadibou)是许多非洲人去欧洲的向往之

地和中转站(《撒哈拉旅馆》)。类似的移民现象还出现在诸如《家政好帮手》、《米拉贝拉—去德国的回程票》以及《清洗之力的美妙世界》之中。我们不难发现,资本是移民的主要动因。所有移民都是朝资本比较活跃的地方流动,他们共同的目标便是为自己的将来搭建一个更富足的家。跨区域、跨国界的移民行动,在资本的牵引下,形成一股看得见的涌流。

然而,移民所带来的问题随之而来。首当其冲的是,他们强烈渴望的物质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曼努艾拉夫妇的生活更加艰辛,其14岁的儿子罗伯特在学习俄语方面一直有困难,在莫斯科没有什么朋友;本也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努哈迪布的非洲难民常常因非法移民被遣返,等等。

尽管从表象看,资本确实给经济带来了活力并促进了其所到地区的物质繁荣,然而,财富在增加的同时,却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离,这个情况尤其适用于外来移民。努哈迪布是西部非洲移民的中转站(《撒哈拉旅馆》),电影从命运的角度为我们概括了移民的类型:他们要么在偷渡的过程中因自然或人为的灾害死亡,要么被迫停留在中转站以等待机会;还有一类,便是如愿来到欧洲,但是,也难免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语言障碍、生活方式差异、情感的贫乏以及文化的隔膜,进一步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以及个体内心的孤独感。对于移民来说,重新融入一个新的环境,从艰难到几乎不可能;而当移民重新回到故乡的时候,他与故乡之间的陌生感又滋生出来。本(《富兄弟》)离开故乡来到德国,5年之后终于有机会回来时,他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向亲人解释他的真实处境,更无法消除家人对他的误解。移民带来了家庭的分裂以及人与人之间沟通上的困境。正如《清洗之力的美妙世界》里所描述的一样,以莫妮卡(Monika)为代表的三代妇女怀着同一个朴素的梦想:个人生活幸福,有一栋自己的房子,有一个家庭。共同点在于,移民的梦想屡屡在现实中碰壁。无论物质还是精神的家园都在这场资本扩张运动当中开始弥散。资本在表面上扮演着活跃经济和提供就业的角色,它不仅给人们虚设了一系列意识形态的假象,还将大部分的人纳入其中并成为保证其继续辉煌的工具。但是,为了将资本所可能带来的利润最大化,操纵资本的资本家不停地寻找最廉价的生产成本和劳动力生产,他们千方百计地从世界各地调来最廉价也最可能驱使的劳动力。那么,谁来顾及这些流动的劳动力的生活需求和精神感受呢?当他们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的时候,接踵而来的,

研讨与动态

是种族、语言、习惯、偏见等等越发棘手的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在这场全球化运动中,随资本而动的移民,大部分都陷入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之中。

在这些影片当中,德国导演都表现出了非常深刻的人文关怀,他们都拥有敏锐的观察力,看到移民与本土人民之间融合的艰难,也表现出作为艺术者所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影片的另一面,也透露出更多的矛盾。对移民来说,由于资本的转移,迫于生计,他们不得不追寻自身物质与精神的美好家园而参与移民的浪潮,这体现出一种主动与被动的双重集合。

如前所述,基于全球化与资本密切相关,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疑是这场运动的引导者与主导者。来自西方的资本挪动引起了一场世界范围的财富争夺战。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参与全球化首先是被动的。他们要么随着资本而动:查米拉(Chamila Alvis)从斯里兰卡来到塞浦路斯;迪克(Dirk Wagner)和福尔克(Volker Nebelung)试图逃离德国东部地区建筑业萎靡不振的困境;杰伊(Jay Gaines)是纽约的职业猎头,他试图在华尔街各家机构内为一家巨型企业提供一位总经理(《资本与人——工作就是生意》)。另一种情况,则是因为缺乏资本的眷顾而被迫离开。米拉贝拉·因贝卡里(Mirabella Imbecari)(《米拉贝拉——去德国的回程票》)是德国内西西里大区卡塔尼亚附近的一个村庄,农业落后,就连为数不多的游客也很少来到这里。由于遭遇资本的遗弃,这里成了毫无希望的、被遗忘的欧洲边缘地带。在米拉贝拉的1万名住户中,有一半多已经生活在德国。伴随而来的,便是朝着资本已经活跃并成功的地方前进,例如,本的家人把他送到德国,就是希望他能在经济发达且活跃的德国有个立足之地(《富兄弟》)。资本一方面将资金集中于某一个特定少数的可投资且有潜力的区域,一方面却极度地冷落一些地理和资源都相对劣势的区域。从这个角度来说,移民是在不堪忍受物质贫乏的前提下被迫发生的。但是,移民的另一面则强烈显示出另一个关键:促使移民现象大量发生的另一个推动因素,是移民们不愿意再承受与另一个资本世界中完全不同的生活状况,他们也需要过得更好。无论是从全国各地涌向德国的家政妇女(《家政好帮手》),还是一直试图逃离德国东部地区建筑业萎靡不振的困境的迪克和福尔克(《资本与人——工作就是生意》),他们都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在资本更为活跃的地方,为自己走向更好的生活创造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移民又并

非完全被动。在参与全球化运动的过程中,他们是在被动的前提下作出了很主动的反应,他们开始积极地参与到这场运动当中,并希望能为自己及自己的亲人和故乡作出某种程度的贡献,切实地成为这场旷古的全球化运动中的受益者。

移民的矛盾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是,通过影片,我们也看到了在全球化浪潮中,来自西方主导者的或隐或现的矛盾和焦虑。从东西方的优势转换上来说,一方面,以西方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自然成为这场全球化运动中的主角,并且,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他们也乐意成为主角。2000年,由于全球钢材市场的激烈竞争,德国人认为炼焦业不再赢利,为了争取在钢材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他们所拥有的炼焦技术依然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但他们还是将价值13亿欧元的、投入生产才八年之久的多特蒙德“Kaiserstuhl”炼焦厂及其技术全盘转让给中国(《输家赢家》)。这个事件足以表明,西方人对于全球化运动的主导意识,以及他们积极参与这场运动中的自觉性。他们一方面要抢占利润的最大空间,一方面对于自身的技术拥有一种无上的优越感。炼焦厂的工人对于自己的炼焦技术的先进性毫不避讳;图特林根地区技术工人能够生产出世界上独一无二、在技术上无与伦比的医疗器械,这一点,也可以从影像所给我们展现的医疗器械在医学上的具体运用可见一斑(影片《千钧一发》展现了机械是如何参与整场手术以及如何创造生命的奇迹的过程)。技术的转让是与资本相关联的,在西方国家获得技术转让的好处并转向另一项更可能赢利的生产项目时,第三世界国家在技术的吸收、利用、以及密集型的劳动生产中也赢得“笨鸟先飞”的机会。他们从最底层、最辛苦的工种做起,付出超乎于西方人的正常想象的努力,以一种闪电般的速度,借助全球化的“西风”,开始迎头而来。炼焦厂的工人早有警觉,他们已经意识到若干年之后自己得倒过来向中国购买焦炭的可能(这一点已经在电影的结尾得到证实),图特林根的企业家们,一方面意识到了保持技术优越感的艰难,另一方面,由于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巴基斯坦等)生产出来的更多、更廉价的医疗器械产品而深感恐惧。他们显然已经意识到机遇和挑战彼此抗衡的境遇,并且,对未来的状况都表示出茫然的态度。当然,影片中还是表现出西方作为主导者的积极态度。透过影像表明,必须继续参与这一场全球化,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要积极地调整自己的姿态和策略,以避免被赶上的威胁。同时,继续协调保持拥有先进技术的优越感在由资本牵动的全球化

过程中的地位。

透过影像,我们看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既被动又主动的移民的参与过程,也看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在主动地主导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担忧、恐惧的被动情绪。尽管德国导演都给于移民所陷入的物质与情感的困境予以深切的人文关照,然而,事实上,他们却非常担心看到二者的真正融合,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庞大的生产力表现出来的忧虑中看出。资本的本质是所有问题的根本所在。自由的资本流动并非漫无方向,它以最大利润的获取为其流向的准则。当德国导演在关注移民的物质和精神状况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滞后的一种关照。这种关照自然意识不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只是会以一种影像的方式传达出与之相关的困惑:在今天,我们已经迈出了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但是,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依然还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却在进一步地加大?穷人在实现自己的梦想时依然那么艰难?个体的精神家园依然破产?

“全球化”改变了往常的时空观念。它加速了生产和生活节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也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同时,它既压缩了惯常的物理空间范围——电子媒介和发达的交通运输可以让我们触摸到远在天边的物质,也可以随时随地地、听见你所关切的人(现在,可以通过视频来解决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它又会让某些被资本所忽视的区域与世隔绝,陷入另一种孤立的境地,并且,也在无形中扩大人与人之间的心理鸿沟。在我们不停地引用“全球化”这一概念的时候,我们不自觉地陷入对于“全球化”的迷思之中^⑧。正如本次论坛所展出的德国纪录电影中所共同反映的现象和导演的困惑一样。由于我们存在一种对于“全球化”的幻象当中,所以,我们总是赋予“全球化”过多的美丽幻想;另一方面,经济、技术、信息的全球化事实上只是我们对表象的归纳^⑨。当我们更多地关切个人、个人与他人以及东方人与西方人之间的关系时,全球化不仅未能起到团结人类的作用,相反,它反而更加强烈地破坏了人类已有的团体性质,加剧了人类内心的寂寞感和无可奈何的念头。那么,什么是我们理想的全球

化呢?从人本的角度来说,全球化应以实现人的本质的自由为其出发点和终极目的。全球化不仅应考虑到实现人的事实本质,还应该实现人的价值本质^⑩。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的探讨,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⑪时期,就已经对自己所认定的人的价值本质做出了全面的阐述,并且跟费尔巴哈的观点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价值本质有两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将“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看成“人的类特性”(96-97页),即人作为类跟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二是高度重视人的属性的丰富性及其全面发展(123页)。从这一点来看,全球化将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注释及参考书目

① 本次活动举办时间:2009年11月27日至2009年12月13日;主办机构: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文化教育处;合办机构:德国纪录片协会、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海电视纪录片频道、上海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

② 《统一后德国的政治文化与对外政策的选择》。http://w.china-b.com/zxsh/20090423/1484337_1.html. 2009-04-23.

③ 田婉婷. 独家专访德国驻上海领事:《中德需要更多的交流》。http://www.chinafilm.com.2009-12-01.

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75-276.

⑦ 《伞》,导演杜海滨,CNEX出品,2008年,2008年第30届国际纪录片真实电影节荣誉奖。

⑧ 许宝强.《资本主义不是什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134页。

⑩ 徐长福.《人的价值本质与事实本质的辩证整合——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及其解释过程新探》[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

⑪ 马克思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